

不讓乎天之斷并
刻葩有同乎神匠
矣若篇中之隱寄
宿儒之無學或一叩
而語窮句間鮮秀
如巨室之少珍若百
詰而色沮斯並不
足於才思而亦有媿
於文辭者矣將欲
微隱聊可拍篇古
詩之雄別舉存之長
城詞怨旨深而復
兼乎比興陳思之黃

文心雕龍卷之九

指瑕第四十一

梁通事舍人東莞劉勰撰

管仲有言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然則聲不假翼其飛甚易情不待根其固匪難以之垂文可不慎歟古來文才異世爭驅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纖密而慮動難圓鮮無瑕病陳思之文羣才之峻也而武帝誅云尊靈永螫明帝頌云聖體浮輕浮輕有似於蝴蝶永螫頗疑於昆蟲施之尊極豈其當乎左思七諷說孝而不從反道若

若其辭之有格

剛才勁而並長於韻

論村夜之。嗣宗之。

境先思澹而獨得乎

優閑士衡之。於澤

之。以上俱同之字如前

本國八字手掩入

注故字心密法深而

此四字

得道乎 有壯來二字

如欲辨秀亦惟揭

白常悲秋而至凉

應奪炎熱意悽

而何婉此匹婦之

無聊也唯河灘

長樓名子悵德

志高而言此此夫

之不遂也東西安

而之徘徊以高皇心

孤而情懼此閨

房之悲極也

下極 胡風

斯餘不足觀矣潘岳為才善於哀文然悲內兄則

云感口澤傷弱子則云心如疑禮文在尊極而施

之下流辭雖足哀義斯替矣若夫君子擬人必於

其倫而崔瑗之誅李公比行於黃虞向秀之賦稽

生方罪於李斯與其失也雖寧降無濫然高原之

詩不類甚矣凡巧言易標拙辭難隱斯言之玷實

深白圭繁例難載故略舉四條若夫立文之道惟

字與義字以訓正義以理宣而晉末篇章依稀其

旨始有賞際奇至之言終無撫叩酬即之語每單

舉一字指以為情夫賞訓錫資豈關心解撫訓執

握何預情理雅頌未聞漢魏莫用懸領似如可

課文了不成義斯實情訛之所變文澆之致弊而

宋來才英未之或改舊染成俗非一朝也近代辭

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語求蚩反音取瑕雖不屑於

古而有擇於今焉又製同他文理宜刪革若排人

美辭以為已力寶玉大弓終非其有全寫則揭篋

傍採則探囊然世遠者太輕時同者為尤矣若夫

注解為書所以明正事理然謬於研求或率意而

斷西京賦稱中黃育獲之疇而薛綜謬注謂之闔

尹是不聞執雕虎之人也又周禮井賦舊有疋馬

而應劭釋疋或量首數蹄斯豈辯物之要哉原夫古之正名車兩而馬疋疋兩稱目以並耦爲用蓋車貳佐乘馬儷驂服服乘不隻雙故名號必雙名號一正則雖單爲疋矣疋夫疋婦亦配義也夫車馬小義而歷代莫悟辭賦近事而千里致差况鑽灼經典能不謬哉夫辯言而數筌蹄選勇而駟閹尹失理太甚故舉以爲戒丹青初炳而後渝文章歲久而彌光若能隲括於一朝可以無慙於千載也贊曰羿氏舛射東野敗駕雖有雋才謬則多謝斯言一玷千載弗化令章靡疚亦善之亞

養氣第四十二

昔王充著述制養氣之篇驗已而作豈虛造哉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慮言辭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鑽礪過分則神疲而氣衰此性情之數也夫三皇辭質心絕於道華帝世始文言貴於敷奏三代春秋雖泐世彌縟並適分胷臆非牽課才外也戰代枝詐攻奇飾說漢世迄今辭務日新爭光鬻采慮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澆辭文質懸乎千載率志以方竭情勞逸差於萬里古人所以餘裕後進所以莫遑也凡童少鑿淺而志盛長

多作及好名境以
并

艾識堅而氣衰志盛者思銳以勝勞氣衰者慮密以傷神斯實中人之常資歲時之大較也若夫器分有限智用無涯或慙鳧企鶴瀝辭鑄思於是精氣內銷有似尾閭之波神志外傷同乎牛山之木恒惕之盛疾亦可推矣至如仲任置硯以綜述敬通懷筆以專業既暄之以歲序又煎之以日時是以曹公懼爲文之傷命陸雲歎用思之困神非虛談也夫學業在勤故有錐股自厲志於文也則申寫鬱滯故宜從容率情優柔適會若銷鑠精膽蹙迫和氣秉牘以驅齡灑翰以伐性豈聖賢之素心

會文之直理哉且夫思有利鈍時有通塞沐則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黷是以吐納文藝務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卽捨勿使壅滯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逍遙以針勞談笑以藥勸常弄閒於才鋒賈餘於文勇使刃發如新奏理無滯雖非胎息之萬術斯亦衛氣之一方也

贊曰紛哉萬象勞矣千想玄神宜寶素氣資養水停以鑿火靜而朗無擾文慮鬱此精爽

揚評出呂氏春秋二語移以
論文法可以畏鬼奪神矣

何謂附會謂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
一篇使雜而不越者也若築室之須基構裁衣之
待縫緝矣夫才量學文宜正體製必以情志為神
明事義為骨髓辭采為肌膚宮商為聲氣然後品
藻玄黃摛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
常數也凡大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
者循幹是以附辭會義務總綱領驅萬塗於同歸
貞百慮於一致使眾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羣言
雖多而無棼絲之亂扶陽而出條順陰而藏跡首
尾周密表裏一體此附會之術也夫畫者謹髮而

巧

尺
亦

易貌射者儀毫而失墻銳精細乃必疎體統故宜
詘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尋棄偏善之巧學具美之
績此命篇之經略也夫文變無方意見浮雜約則
義孤博則辭叛率故多尤需為事賊且才分不同
思緒各異或製首以通尾或片接以寸附然通製
者蓋寡接附者甚眾若統緒失宗辭味必亂義脉
不流則偏枯文體夫能懸識湊理然後文節自會
如膠之粘木音卷豆之合黃矣是以駟牡異力而六轡
如琴馭文之法並駕為密有似於此統緒去留隨心修短在手齊
其步驟總轡而已故善附者異肯如肝膽拙會者

黃本有
里本有

同音如胡越改章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此已
然之驗也昔張湯疑奏而再却虞松草表而屢譴
並理事之不明而辭旨之失調也及見寬更草鐘
會易字而漢武歎奇晉景稱善者乃理得而事明
心敏而辭當也以此而觀則知附會會詞拙相去遠
哉若夫絕筆斷章譬乘舟之振楫克終底績寄在
以揮寫以遠送若首唱榮華而媵句憔悴則遺勢鬱湮
餘風不暢此周易所謂臀無膚其行次睢也惟首
尾相援則附會之體固亦無以加於此矣

贊曰篇統間關情數稠疊原始要終疎條布葉

道味相附懸緒自接如樂之和心聲克協

總術第四十四

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
也夫文以足言理無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耳顏
延年以為筆之為體言之文也經典則言而非筆
傳記則筆而非言請奪彼矛還攻其盾矣何者易
之文言豈非言文若筆不言文不得云經典非筆
矣將以立論未見其論立也予以為發口為言屬
筆曰翰常道曰經述經曰傳經傳之體出言入筆
筆為言使可強可弱分經以典奧為不利非以言

亦不實揚以矣

亦不無生為矣

筆為優劣也昔陸氏文賦號為曲盡然汎論纖悉而實體未該故知九變之實匪窮知言之選難備矣此精慮造文各競新麗多欲練辭莫肯研術落

落之玉或亂乎石碌碌之石時似乎玉精者要約

匱者亦尠博者該贍無者亦繁辯者昭哲淺者亦

露奧者複隱詭者亦典或義華而聲悻或理拙而

文澤知夫調鐘未易張琴實難伶人告和不必盡

窅檄之中動用揮扇何必窮初終之韻魏文比篇

章於音樂蓋有徵矣夫不截盤根無以驗利器不

剖文奧無以辯通才才之能通必資曉術自非圓

鑿區域大判條例豈能控引清源制勝文苑哉是

以執術馭篇似善奕之窮數無術任心如博塞之

邀遇故博塞之文借巧儻來雖前驅有功而後援

難繼少既無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刪乃多少之非

惑何妍蚩之能制乎若夫善奕之文則術有恒數

按部整伍以待情會因時順機動不失正數逢其

極機入其巧則義味騰躍而生辭氣叢雜而至視

之則錦繪聽之則絲簧味之則甘腴佩之則芬芳

亦不纏涉以纏

亦不非行改並

亦不華美以集

亦不清美以情

揚云此書引與書九友後費知之言之

貳莫不解體所以列在一篇備總情變譬三十之輻共成一轂雖未足觀亦鄙夫之見也

贊曰文場筆苑有術有門務先大體鑑必窮源乘一總萬舉要治繁思無定契理有恒存

時序第四十五

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德盛化鈞野老吐何力之談郊童含不識之歌有虞繼作政阜民暇薰風詩於元后爛雲歌於列臣盡其美者何乃心樂而聲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詠功成湯聖敬猗歎作頌逮姬文之德盛周南

此篇
已運升
降
德
本

勤而不怨太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厲豈板蕩怒平生微而黍離哀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春秋以後角戰英雄六經泥蟠百家颺駭方是時也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蠹六蟲嚴於秦令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莊衢之第楚廣蘭臺之宮孟軻賓館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鬱其茂俗鄒子以談天飛譽騶奭以雕龍馳響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觀其豔說則籠罩雅頌故知曄燁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爰至有漢運接燔書高祖尚

穀

武戲儒簡學雖禮律草創詩書未遑然大風鴻鵠
之歌亦天縱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于文景經術
頗興而辭人勿用賈誼抑而鄒枚沉亦可知已逮
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鶩栢梁展
朝讌之詩金堤製恤民之詠徵枚乘以蒲輪申主
父以鼎食擢公孫之對策歎兒寬之擬奏買臣負
薪而衣錦相如滌器而被繡於是史遷壽王之徒
嚴終枚臯之屬應對固無方篇章亦不匱遺風餘
采莫與比盛越昭及宣實繼武績馳騁石渠暇豫
文會集雕篆之

于叔
子叔

瑜展其翩翩之樂文蔚休伯之儔子俶德祖之侶
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
墨以藉談笑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
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槩而多氣也至明
帝纂戎制詩度曲徵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觀何劉
羣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貴英雅顧盼合章
動言成論於時正始餘風篇體輕澹而嵇阮應繆
並馳文路矣逮晉宣始基景文克構並跡沉儒雅
而務深方術至武帝惟新承平受命而膠序篇章
弗簡皇慮降及懷愍綴旒而已然晉雖不文人才

實盛茂先搃筆而散珠太冲動墨而橫錦岳湛曜
聯璧之華機雲標二俊之采應傅三張之徒孫摯
成公之屬並結藻清英流韻綺靡前史以爲運涉
季世人未盡才誠哉斯談可爲歎息元皇中興披
文建學劉乃禮吏而寵榮景純文敏而優擢逮明
帝東_朝哲雅好文會升儲御極孳孳講藝練情於誥
策振采於辭賦庾以筆才逾親溫以文思益厚掄
揚風流亦彼時之漢武也及成康促齡穆哀短祚
簡文勃興淵乎清峻微言精理函滿玄席澹思醲
采時灑文囿至孝武不嗣安恭已矣其文史則有

款

作歌辭義溫雅萬代之儀表也商周之世則仲虺
垂誥伊尹敷訓吉甫之徒並述詩頌義固爲經文
亦師矣及乎春秋大夫則修辭聘會磊落如琅玕
之圃焜燿似縉錦之肆遠教擇楚國之令典隨會
講晉國之禮法趙襄_襄以文勝從饗國僑以修辭扞
鄭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翬善於辭令皆文名之
標者也戰伐任武而文士不絕諸子以道術取資
屈宋以楚辭發采樂毅報書辯以義范睢上疏密
而至蘇秦歷說壯而中李斯自奏麗而動若在文
世則揚班儔矣荀况學宗而象物名賦文質相輝

麗

與

固巨儒之情也漢室陸賈首發竒采賦孟春而選
典誥其辨之富矣賈誼才穎陵軼飛兔議摠而賦
清豈虛至哉枚乘之七發鄒陽之上書膏潤於筆
氣形於言矣仲舒專儒子長純史而麗縉成文亦
詩人之告哀焉相如好書師範屈宋洞入夸艷致
名辭宗然覆取精意理不勝辭正楊子以爲文麗
用寡者長卿誠哉是言也王褒構采以密巧爲致
附聲測貌冷然可觀子雲屬意辭人最深觀其涯
度幽遠搜選詭麗而竭才以鑽思故能理贍而辭
堅矣桓譚著論富號猗頓宋弘稱薦爰比相如而

高石江表補

袁殷之曹孫于之輩雖才或淺深珪璋足用自中
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
迤邐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
義疏故治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繁乎時序原始以
要終雖百世可知也自宋武愛文文帝彬雅秉文
之德孝武多才英采雲構自明以下文理替矣爾
其縉紳之林霞蔚而飈起王袁聯宗以龍章顏謝
重葉以鳳采何范張沈之徒亦不可勝也蓋聞之
於世故略舉大較暨皇齊馭寶運集休明太祖以
聖武膺籙高祖以睿文纂業文帝以貳離含章中

宗

宗以上哲與運並文明自天緝遐景祚今聖歷方

曠
曠

宗以上哲與運並文明自天緝遐景祚今聖歷方
興文思充被海岳降神才英秀發馭飛龍於天衢
駕騏驎於萬里經典禮章跨周轢漢唐虞之文其
鼎盛乎鴻風懿采短筆敢陳颺言讚時請寄明哲
贊曰蔚映十代辭采九變樞中所動環流無倦
質文泐時崇替在選終古雖遠駿焉如面

山人沈荆石校

文心雕龍

文心雕龍卷之十

梁通事舍人東莞劉勰撰

物色第四十六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
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
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
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
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沈之志遠
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
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况

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爲出日之容漣漣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嚶嚶學草蟲之韻皎日皚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連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雖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及離騷代興觸類而長物貌難盡故重沓舒狀於是嵯峨之類聚葳蕤之羣積矣及長卿之徒詭勢瓌聲模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詩人麗則

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至如雅詠崇華或詩或白騷述秋蘭綠葉紫莖凡摛表五色貴在時見若青黃屢出則繁而不珍自近代以來文貴矧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爲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印字而知時也然物有恒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疎且詩騷所標並據要害故後進銳筆怯於爭鋒莫不因方以借巧卽勢以會奇善於適要則雖舊彌新矣是以四序紛迴而入興貴閒物多

雖繁而析辭尚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曄曄而
新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
爲功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若乃山林臯
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
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贊曰山沓水匝樹雜雲合目既往還心亦吐納
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

才略第四十七

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辭令華采可略而詳也虞
夏文章則有臯陶六德夔序八音益則有贊五

黃崑園曰上下百家
神大而思精其多固
之巨觀

美譚原作笑
諫美政

倫底祿待詔自元暨成降意圖籍笑玉屑之諫清
金馬之路子雲銳思於千首子政讐校於六藝亦
已美矣爰自漢室迄至成哀雖世漸百齡辭人九
變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靈均餘影於是乎在自
哀平陵替光武中興深懷圖讖頗略文華然杜篤
獻誅以免刑班彪參表以補令雖非旁求亦不遐
棄及明帝疊耀崇愛儒術肄禮璧堂講文虎觀孟
堅珥筆于國史賈逵給禮於端頌東平擅其懿文
沛王振其通論帝則藩儀輝光相照矣自安和已
下迄至順桓則有班傳三崔王馬張蔡磊落鴻儒

原亦表張偁度
及表
原亦表張偁度
及表

才不時乏而文章之選存而不論然中興之後羣
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歷政講聚故
漸靡儒風者也降及靈帝時好辭製造羲皇之書
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淺陋故楊賜號爲
驩兜蔡邕比之俳優其餘風遺文蓋篋如也自獻
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
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
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
蒸仲宣委質於漢南孔璋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宦
於青土公幹徇質於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

集靈諸賦偏淺無才故知長於諷論不及麗文也
敬通雅好辭說而坎壈盛世顯志自序亦蚌病成
珠矣二班兩劉奕葉繼采舊說以爲固文優彪歆
學精向然王命清辯新序該練璿璧產於崑岡亦
難得而踰本矣傳毅崔駰光采比肩瑗寔踵武龍
世厥風者矣杜篤賈逵亦有聲於文跡其爲才也
崔傳之末流也李充賦銘志慕鴻裁而才力沈臆
垂翼不飛馬融鴻儒思洽登高吐納經範華實相
扶王逸博識有功而絢綵無力延壽繼志瓌穎獨
標其善圖物寫貌豈枚乘之遺術歟張衡通瞻

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是則中樞異心
貞金玉殊質而皆寶也劉向之奏議旨切而調緩
趙壹之辭賦意繁而體疎孔融氣盛於爲筆禰衡
思銳於爲文有偏美焉潘勗憑經以騁才故絕羣
於錫命王朗發憤以託志亦致美於序銘然自卿
淵已前多俊才而不課學雄向已後頗引書以助
文此取與之大際其分不可亂者也魏文之才洋
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
儁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
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情焉但俗
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
勢窘益價未爲篤論也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
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琳瑯
以符檄擅聲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情高以會采
應瑒學優以得文路粹楊脩頗懷筆記之工丁儀
邯鄲亦含論述之美有足筭焉劉邵趙都能攀於
前脩何晏景福克光於後進休璉風情則百壹標
其志吉甫文理則臨丹成其采稽康師心以遣論
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而合響異翮而同飛張華
短章奕奕清暢其鷦鷯寓意卽犇非之說難也

題外旨

原外陳王青蓮

政練

思立才業深覃思盡銳於二者長專方言
力矣潘岳敏給辭自和暢鍾美於西征賈餘於哀
誅非自外也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故思能入
巧而不制繁士龍朗陳以識檢亂故能布采鮮淨
敏於短篇孫楚綴思每直置以疎通摯虞述懷必
循規以溫雅其品藻流別有條理焉傳玄篇章義
多規鏡長虞筆奏世執剛中並槐幹之實才非羣
華之韡萼也成公子安選賦而時美夏侯孝若具
體而皆微曹攄清靡於長篇季鷹辨切於短韻各
其善也孟陽景福才綺而相埒可謂魯衛之政兄

子實
子實

題外秋

弟之文也劉琨雅壯而多風盧諶情發而理昭亦
遇之於時勢也景純艷逸足冠中興郊賦既穆穆
以大觀仙詩亦飄飄而凌雲矣庾元規之表奏靡
密以閒暢溫太真之筆記循理而清通亦筆端之
良工也孫盛子實文勝為史準的所擬志乎典訓
戶牖雖異而筆彩略同袁宏發軔以高驤故卓出
而多偏孫綽規旋以矩步故倫序而寡狀殷仲文
之孤興謝叔源之閒情並解散辭體縹緲浮音雖
滔滔風流而大澆文意宋代逸才辭翰鱗萃世近
易明無勞甄序觀夫後漢才林可參西京

苑足儷鄴都然而魏時話言以以六圭爲稱首
來美談亦以建安爲口實何也豈非崇文之盛世
招才之嘉會哉嗟夫此古人所以貴乎時也

贊曰才難然乎性各異稟一朝綜文千年凝錦
餘采徘徊遺風藉甚無日紛雜皎然可品

知音第四十八

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
其一乎夫古來知音多賤同而思古所謂日進前
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也昔儲說始出子虛初成
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豈

不明鑒同時之賤哉至於班固傳毅文在伯仲而
固嗤毅云下筆不能自休及陳思論才亦深排孔
璋敬禮請潤色歎以爲美談季緒好詆訶方之於
田巴意亦見矣故魏文稱文人相輕非虛談也至
如君卿唇舌而謬欲論文乃稱史遷者書詒東方
朔於是桓譚之徒相顧嗤笑彼實博徒輕言負誚
况乎文士可妄談哉故鑒照洞明而貴古賤今者
二主是也才實鴻懿而崇已抑人班曹是也學不
逮文而信僞迷真者樓護是也醬瓿之議豈多歎
哉夫麟鳳與麀雉懸絕珠玉與礫石超殊白日垂

其照青眸爲其形然魯臣以鹿角爲寶珠形器
鳳魏氏以夜光爲怪石宋客以燕礫爲寶珠形器
易徵謬乃若是文情難鑒誰曰易分夫篇章雜沓
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慷慨者逆聲而擊
節醞藉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
者聞詭而驚聽會已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各執一
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墻
也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
之象務先博觀閱喬岳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賦
澹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

辭如鏡矣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
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音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
斯術旣形則優劣見矣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
文者披文以入情泐波討源雖幽必顯世遠莫見
其面覘文輒見其心豈成篇之足深患識照之日
淺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況形之筆端理將焉
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則形無不分心
敏則理無不達然而俗監之迷者深廢淺售此莊
周所以笑折揚宋玉所以傷白雪也昔屈平有言
文質疎內衆不知余之異宋見異唯知音耳揚雄

自稱心好博絕麗之文其事消泯亦可知矣夫
唯深識鑒奧必歡然內懌譬春臺之熙衆人樂餌
之止過客蓋聞蘭爲國香服媚彌芬書亦國華翫
澤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

贊曰洪鍾萬鈞夔曠所定良書盈篋妙鑒廼訂
流鄭淫人無或失聽獨有此律不謬蹊徑

程器第四十九

周書論士方之梓材蓋貴器用而無文采也是以
樸斲成而丹雘施垣墉立而雕朽附而近代詞人
務華棄實故魏文以爲古今文人之類不護細行

韋誕所評又歷詆羣才後人雷同混之一貫吁可
悲矣略觀文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金揚雄嗜酒
而少筭敬通之不循廉隅杜篤之請求無厭班固
諂竇以作威馬融黨梁而黷貨文舉倣誕以速誅
正平狂慙以致戮仲宣輕脆以躁競孔璋惚恫以
麤疎丁儀貪婪以乞貨路粹舖啜而無耻潘岳詭
禱於愍懷陸機傾仄於賈郭傅玄剛隘而詈臺孫
楚狠愎而訟府諸有此類並文士之瑕累文既有
之武亦宜然古之將相疵咎實多至如管仲之盜
竊吳起之淫陳平之污點逢崔之鬻族公茲以

下不可勝數。孔光負衡擢第而及。姬董賢况班固之賤職。潘岳之下位哉。王戎開國上秩而鬻官。囂俗况馬杜之磬懸丁路之貧薄哉。然子夏無虧於名儒。璿冲不塵乎竹林者。名崇而譏減也。若夫屈賈之忠貞。鄒枚之機覺。黃香之淳孝。徐幹之沈默。豈曰文士必其玷歟。蓋人稟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難以求備。然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多謂此江河所以騰湧。涓流所以寸析者也。名之抑揚。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蓋士之登庸。以成務爲用。魯之敬姜。婦人之聰明耳。然推其機。

綜以方治國。安有大夫學文而不達於政事哉。彼楊馬之徒。有文無質。所以終乎下位也。昔庾元規才華清英。勲庸有聲。故文藝不稱。若非台岳。則正以文才也。文武之術。左右惟宜。郤縠敦書。故舉爲元帥。豈以好文而不練武哉。孫武兵經。辭如珠玉。豈以習武而不曉文也。是以君子藏器待時而動。發揮事業。固宜蓄素以剛中。散悉以彪外。棟桷其質。豫章其幹。摛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若此文人。應梓材之士云。

彌

平介志剛
和昭采

贊曰瞻彼前脩有懿文在聲昭楚百采動之
雕而不噐貞幹誰則豈無華身亦有光國

序志第五十

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
心哉美矣夫故用之古來文章以雕縵成體豈效
鄒奭之羣言雕龍也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
出穎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
作而已夫有肖貌天地稟性五行擬耳目於日月
方聲氣於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同草木
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

好辯哉不得已也予生七齡乃夢彩雲若錦則攀
而採之齒在踰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
而南行旦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
迺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
敷讚聖旨莫若註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
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
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
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
辭人愛竒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鞞悅離本彌
甚將遂訛蓋周書論辛豐之東川

乎異端辭言之異宜體方且方長揚善和墨下如
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陳
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治流別弘範翰林
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
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
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畧陸賦巧
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
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
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
後生之慮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

酌乎緯變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叙筆
則囿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
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析
表籠圈條貫摘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贊
於時序褒貶於才畧怊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
懷序志以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
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銓叙
一文爲易彌綸群言爲難雖或輕採毛髮深極骨
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
矣及其品成文有司

不可異也

共乎前

卷之十

一八

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按轡
文雅之場而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
盡意聖人所難識在鉞管何能矩矱茫茫徃代既

洗予聞眇眇來世儻塵彼觀

贊曰生也有涯無涯惟智逐物實難憑性良易
傲岸泉石咀嚼文義文果載心余心有寄

文心雕龍卷之十

太學生錢日省校



沈

鉞

折

